

西充縣地方志略

中共西充縣委辦公室印

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

西充縣地方志略

一、縣的沿革和它得名的原因

根据西充舊县志和四川舊省志的記載，西充在周朝屬巴國，秦朝時屬巴郡，漢朝隸屬巴郡的充國——當時的充國，包括現在的西充、南充、南部等地。東漢末年，劉璋當益州牧，把西充改隸巴西郡，所以“三國志”譙周傳說周是“巴西充國人”。晉時改稱西充國縣；劉宋時改名叫西國縣，屬南宕渠郡；肖梁時又改屬新興郡；北魏改名叫晉城，仍隸屬宕渠郡。隋唐宕渠郡，把西充（即晉城）併入南充。唐朝武德四年，認為南充區域太大了，便分南充的西北境另設一個縣，故命名為西充。西充縣的定名從這時起。南宋時，西充屬順慶府，元朝屬順慶路。明朝洪武十年，廢了西充縣，把它又併入南充；洪武十三年又恢復縣治，隸屬順慶府。清朝以來，西充縣全無改變。

西充在唐朝以前，隸屬的郡名有巴西、宕渠、新興、巴郡的變改，縣境又與南充、南部有時分開，有時合併。這在舊的省志和縣志的記載中是少有點出入的。西充縣的命名叫西充，實因縣境在充國的西部的緣故。

二、名勝古跡

西充經幾千年來勞動人民的不斷創造，自然景物是美麗的，歷史文物是豐富的；但是遭受了封建統治者的掠奪和破壞，臨到解放前夕，幾千年來的歷史文物已經遺留無幾了。現在來簡略地記述在下面：

紀將軍廟（即舊縣志所稱的“將軍神宇”）：紀將軍廟又叫做扶龍樓，是封建統治者給西漢紀信將軍建修的紀念廟宇，用來誘勸人民向封建君主盡忠效死的。紀信是秦時西充人。他投漢王劉邦，任將軍職位。後來劉邦和項羽在現在河南省的滎陽地區打戰，邦被羽的兵圍困滎陽，情勢危急。紀信挺身扮着劉邦裝束，冒充漢王，到城外項羽的轅門請降，騙取了羽兵解圍，使劉邦乘機逃出滎陽。因此，紀信便被項羽殺了。這便是軍事上流傳的紀信誑楚故事。紀將軍廟建修在化鳳山山腳，地勢高爽，站在樓上，可以俯瞰全城，解放前是不勞而食者極愛登臨遊晏的名勝地之一。勞動工匠對廟的建修，曾發揮了他們的智慧和力量，在藝術成就是值得稱誦的。有一架牌坊雕刻精美，結構奇特，尤引人贊賞。現西城外還有一紀將軍故里的標示碑。碑有一小半包在樹中，形式也好

看。

龍池（即舊縣志所稱的“龍池法雨”）：龍池即今西充完中花園內的小魚池，傳說是唐朝圭峯和尚講經的地方。圭峯原姓何，號宗密，西充縣人。他的著作不少，一共有九十多卷。唐朝大和二年，皇帝征聘他去講佛法，不久又回了寺廟。會昌元年正月六日，他死在興福塔院，葬在圭峯，所以稱他為圭峯禪師。他在西充時，曾在資禪寺、圭峯院、資福寺（即大佛寺，現系完中校的舊禮堂）住過。完中後唐禮堂後面原有舍利塔一座，解放前早把塔子毀了。有碑一塊，系唐代詩人司空圖撰的文。碑斷成了兩截，有一截現已移存在文化館內。龍池的傳說是：圭峯講經，龍來聽講，地下涌水成池。龍池前的大佛寺，系明朝改建的，材料大，構造結實，很是壯觀。

南岷山（即舊縣志所稱的“南岷仙境”）：南岷山在縣城的南邊，因為漢朝何岷曾隱居在這山過，所以命名叫南岷。南岷山山勢高，山体厚，上有九井（九井現已無法探尋）十三峯，歷來傳為名勝。山上柏樹很多，又有肥沃的田土。竹林深處，住着農民，鷄犬的聲音，到處傳出；牧童耕夫，出沒在山腰。遊山的人如果登高一望，好象四圍許多山都向南岷作傾圮狀，景象是優美的。尤其夏天，山上涼爽宜人，令人有忘掉炎暑的感覺。傳說隋代程太虛曾隱山修道，有法術能驅龍降雨，後代的農民因無力戰勝天旱，便來朝山求雨，送燭祈禱，每年浪費的金錢不少，因此鄰縣的農民也到南岷山來朝山。解放前高峯道徒踞山斂財，大興土木；封建勢力控制廟宇，經常遊晏，勞動農民不敢上山，上山也被剝削，南岷山已經不是人民所心愛的南岷山了。

鳳凰山：鳳凰山離縣城約有三十里，在今多扶鄧右側。山上早已沒有廟宇，也沒有林木。據舊縣志的記載，農民革命領袖張獻忠由成都退到西充，屯兵在鳳凰山下，士卒有幾十萬人。這時降清兵的叛將劉進忠導引着肅王豪格來攻，獻忠沒料到清兵會遽然到來，備戰是不周到的。他對敵人有輕視的心意，穿着便服，帶着將官出營觀察清兵，和清兵只隔一太湯溪。劉進忠見了他，便向清兵指點，他被清兵中南伊馬刺射中左乳下，墜馬死了。因此，後來對清朝統治集團有着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人民，非常懷念獻忠，對鳳凰山也極其敬仰。

百福寺（即舊縣志所稱的“百福禪關”）：百福寺離縣城約四十里，為仁和鄧所轄。寺以何羣修道講經著名。寺內還存在有不少歷史性的神碼。寺的佛殿內塑有十八羅漢，很是生動，幾乎和新都縣靈光寺羅漢堂內的羅漢一樣有藝術價值。寺後的青岩洞，在峭壁懸岩間，有條狹路可通。山洪或田水從岩上流墜岩腳，飛瀉洞外，瀑布成為水帘。極為美觀。瀑布墜入岩下亂石間，發出清脆的聲音，好象琴聲一般，因此人們稱它做“琴洞”。青岩洞是山下農民歷來喜歡去遊玩的地方，農民都喜歡稱述青岩洞的風景。

堯大山：堯大山山高樹多，風景很好，是夏天療養的勝地。山有淺薄的煤層，可惜解放前曾為高峯道徒范云峯所竊踞，作為進行反動活動的巢穴。堯大山距城五十餘里，在青獅鄉左側。

万年山：万年山離城五十多里，山高，有廟宇，多柏樹，夏天很涼爽。廟內有藏經石室一間，暑天入室內，需著棉襖，才能抵禦冷空氣的侵入。

金華山：離县城約二十里。舊傳系唐代四川的詩人兼散文家陳子昂讀書的地方。山上樹木茂密，風景很好。

三、西充地下黨組織

解放前，西充的共產黨人，在城區有袁慶雲（在法國加入），在永清有王履祥（在法國加入），在青獅有楊仁叔（在上海加入），在蓮池有于江震、馮淦上（在南充加入），于應時（在重慶加入），楊丕章（在萬縣加入）等。袁慶雲早死，其餘數人，均在外面有活動，縣人亦咸知其為共產黨員。但在西充有無地下組織，尚無確切資料可據。曾聞太平鄉有地下組織，但黨員為誰，作何活動，均無具體事實表現。惟南充龍泉鄉所屬之安樂院何家溝何鉄剛的族人，確有地下組織，發展的黨員很多，因何家溝與蓮池鄉壤地相接，不少青年受了他們的鼓午，據說于江震就是從那個組織發展出來的。馮淦上在蓮池時，人們只知其與何鉄剛兄弟過從甚密，至於在蓮池的具體活動情況，則不清楚。

四、名人小傳

楊仁叔：號吉甫，西充青獅鄉人，上海法政大學畢業。父名德裕，前清廩貢生，以工刀筆稱雄鄉里，包攬詞訟，收受賄賂，仁叔勸說百端，終不見聽。一次仁叔在家，遇人以賄賂遺其父，仁叔見了，拋棄於地，因此父子間的矛盾很大；但與農民相接觸，則親如父子兄弟。隨後參加中國共產黨，秘密往來成渝間，作地下活動，任地下黨四川省省委委員兼宣傳部長職務。一九三一年，被四川軍閥劉湘逮捕於重慶，那時西充旅渝的軍官很多，皆以營救為借口，向仁叔反覆勸誘，只求其說一句我願反共，便可安然脫險。仁叔一一毅然拒絕。重慶自仁叔被逮捕後，劉湘的特務人員，不到四、五日，便有數人為我地下工作人員所懲辦，軍閥畏及其身，遂決意早殺仁叔。仁叔被難那天，從劉湘的軍部起至較場壩，軍警夾道，荷槍實彈，戒備森嚴。仁叔顏色不變，神彩飛揚，沿街宣傳共產主義并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不止。城市居民深受感動，多有為之淚下的。

羅 綸：羅綸號梓青，西充羣德鄉人。未中舉前，在成都尊經書院讀書。當時清廷

正在商議變法，康有為、梁啟超在京城設保國會，羅綸、李蔚華等也在成都成立蜀學會響應他們，並辦“蜀學報”鼓吹立憲，四川省有報張可看就從此開始。戊戌政變，那拉氏又執掌政權，濫殺維新派人物，並拿辦各省保國會會員，羅綸、李蔚華也在拿辦之列，賴吳學院的保護才免于難。過後，羅綸和張瀾、熊濤、徐炯、劉世志、王又新等提倡新學，當時的人把他們叫做“六君子”。光緒三十三年，清政府下命預備立憲，在京城設憲政編查館，在各省設諮議局，羅綸被選為四川諮議局付議長，正議長為廣安蒲殿俊。蒲、羅二人當了正付議長後，對於清廷政治常加批評，對川省的貪官污吏無不檢舉。宣統三年，郵傳部長盛宣懷假借鐵路國有的名義，拿川漢鐵路的路權去抵借外債，四川人民異常憤怒，說川漢鐵路的股本，是四川人民的血汗，鐵路應由人民來辦，決不允許拿去抵借外債，使權利落在洋人手里。於是羅綸、張瀾、蒲殿俊等代表人民意志，電請清政府收回成命。清政府不聽從人民意見，而且嚴加申斥。羅綸等仍号召人民，就成都鐵路公司開保路大會。羅綸當眾說明人民自辦與抵借的利害，語言慷慨，聲淚俱下，會場聽眾，無論男女老幼，莫不激動出涕。因此在成都成立保路同志會，辦保路同志會專刊；全省各縣設立分會，對清政府借債修路的荒謬措施，堅決反對到底。接着學校罷課，商店罷市，農民不繳糧稅，表示川人保路的決心。羅綸不分晝夜在街頭向羣眾講演，川人要為川漢鐵路鬥爭到底，決不能讓洋人來辦，損失國家民族的利益，聽眾更加激動，斗志益堅。護督王人文據實申奏，清政府說他軟弱無能，調趙爾豐督川，實行鎮壓。趙到任，即逮捕羅綸、張瀾、蒲殿俊、王又新、鄧孝可、顏楷、邵明叔、李漢三、葉秉誠等九人，監禁督署里。成都市民數萬人，聞風起來，要求釋放。爾豐派兵彈壓，羣眾堅持不散，吼聲如雷。蠻橫的趙屠戶就吩咐衛兵開槍，當場擊斃四十餘人，帶傷數十人；被踐踏而死傷的又三百餘人。羣眾有倒臥血泊中還大呼“要放羅先生！”的。趙爾豐屠殺成都市民的事，很快的就傳遍全川，一時豪傑之士，激於義憤，如川西的方紹卿、侯國治、卓笨、田華山、孫澤沛、吳二大王、丁厚堂、張邦本等，打出保路同志軍旗幟，圍攻成都，晝夜不息。爾豐奏川人造反，請派兵剿辦。清政府先派端方帶兵入川查辦，後派岑春煊入川安撫。岑未到川境，辛亥革命爆發，武漢光復了，端方被殺於資中，趙爾豐被迫釋放羅綸等，並解除總督職。於是四川宣布獨立，建立軍政府，公推蒲殿俊為正都督，朱慶櫟為付都督，十月十八日，趙爾豐又煽惑巡防軍變，蒲朱解職。接着尹昌衡被選為正都督，羅綸為付都督，遂殺趙爾豐以洩民憤，秩序始定，後來張烈武又稱都督於重慶，成渝相持不下，羅綸乃讓付都督於張，退居軍事參政院，他對於保路同志軍的孫、吳、丁、張等，亦分別安置，川局得以安定。

後羅綸被選為國會議員，到京供職。民國四年，籌安議起，羅綸、張瀾托故回川，

鼓動南充駐軍旅長鍾德道組織川北討袁護國軍，响应蔡松坡的云南起义。討袁通电發出後，罗綸冒險到成都勸凍二巷解除巡按使職，和蔡軍密取联系；陈欣然应允。罗綸由成都返南充，路經金堂遭匪，安撫快要譁变的川軍陈万仞，郝賢書兩团，趙道賴以無事。川北護國軍的力量亦因以加强。袁世凱死，黎元洪繼任總統，罗綸仍奉召進京供原職。後遇曹錕暗选總統，罗綸、張瀾又不受污，一道返川北，倡办地方自治。罗綸任西充自治筹备处主任，對於縣政如禁煙、禁鴉片，推廣小学教育，建修女校，開办中学和初級師範、成立婚俗匡正會，改良蚕絲，培植湖桑，組織貧民借貸所等，都全心全意为县人謀幸福。他因積勞成疾，於一九二九年秋到重慶就医，路過南充，死於奚致和家，時年五十八歲。

馮淦上：祖籍西充仁和鄉人，前清末年，入四川通省師範肄業，为当学生代表向政府請願提前立憲，言辭激切，遭斥退。他家原系赤貧，世作佃農，故樂与勞動人民接近，因教鄉學以餬口。素性嫉惡，視官吏如仇。一九二二年，四川鹽運使署以西充作簾戶試驗場，食鹽戶都以为苦，縣人羣起反对。淦上時任西充女學教員，極力主持學生罷課，商人罷市以相抗，經過一月斗争，終於迫使運署收回成命。隨後他在南充加入中國共產黨，在工人、學生中从事革命活動；繼任成都大學事務員，經常在青年學生和人力車夫間工作。他先後兩次在成都，一次在重慶被捕，總共過了五、六年的監獄生活。最後在南充金堂堡被捕，轉解成都，受盡酷刑，終無一語反共。後以病重見釋，虽已一目失明，一脚受損，而又年近六旬，但仍繼續堅持革命活動。解放後，歷任西充縣人民政府秘書及南充縣第一初級中學校長。一九五二年病死於南充。

王履祥：西充永清鄉人，家庭中農成分，在勤工儉學中赴法留學，即在法國加入共產黨。隨後遊歷東歐各國，入苏联，留居苏联數年。返國後，往來京、津、滬、漢及太原、西安諸地，从事地下工作。因他一足病跛，行路不便，易为特務所注視，工作時時發生障礙，不得已返家，任教育以資掩護。他任西充中學地理教員時，常借講課宣傳苏联政治及共產主義，後受偽縣府警告，始離開西充。他与馮淦上最相得，在南充和成都時常常一道活動。後聞紅軍集中延安，獨行赴陝北，至西安，为胡宗南部隊所殺。

楊泉新：西充蓮池鄉人，世代貧農。他小学畢業後，入重慶二十四厂作徒工，喜鑽研機械技術。工余時与厂內外共產黨人秘密往來，被厂長偵悉，開除出厂。泉新还鄉後，在南充城內河街成立一个小型鐵厂，內以技術結合工人，外接洽当地進步人士。時值蔣介石發動二次內战，泉新常奔走西充、南充兩縣間，作地下活動，且借販絲以掩人耳目。一九四八年九月，在南充三角廟被捕，跟即解送重慶。他虽受盡种种非刑，但意志堅定，自始至終，竟無片語只詞牽涉黨人。他遇事堅持真理，虽未加入共產黨，但深

信中國必然要走共產主義的道路；常常告誡家中的人，不要貪恋土地為私有。在重慶監獄時，他仍然喜好學習，並且樂於幫助他人學習，時時與同禁的工人交流機械技術上的經驗。尤其愛研究機械動力，常言出獄之後，必辦一個好工廠，為將來的新中國的建設而努力。他殉難於重慶渣滓洞。（解放後政府編著有渣滓洞殉難記，現他家存有一冊）。

羅一農：羅一農是羅綸的五弟，西充羣德鄉人。曾留學日本學音樂，善彈七絃琴。

“五四運動”以後，竭力提倡語體文，並採訪民族歌謠百餘種，編訂成書。他任西充縣教育會長時，拿教育會的公款，創辦象棋競賽、游泳競賽。又提倡婚姻自由，男女平權，成立西充縣婦女會。地方上的守舊派，都叫他做“瘋子”。當時軍閥割據，戰爭不息，帝國主義乘機侵略。一農認為當時的地主階級統治集團，不但不能救中國，反而會加深中國的危亡，因此組織袍哥，取名“新社會”，以團結廣大勞動人民，內除軍閥，外抗帝國主義。一農平生信奉墨子的學說，宣傳平等自由。九一八事變以後，他知道蔣介石勾結日本，出賣祖國，屢說劉湘與馮占山聯合抗日。劉派一農和朝鮮人趙非我到東北接洽馮占山，過天津、到北京，被阻於國民黨軍，不達目的而止。過了一年又回到四川，往來成都重慶間秘密組織新社會，想借此做抗日力量，併散布反蔣言論，因而在一九三七年三月，被蔣介石逮捕，毒殺於重慶偽行營軍法處的監獄里。同鄉人去收殮屍體，還見七孔流血不止。

王白與：王白與名本霖，號伯雨，亦作白與，西充占山鄉人。北京測繪學堂畢業，善行書，能詩文。曾任華西日報編輯主任，後參加了農工民主黨作秘書，又任新蜀報總經理。他常在報刊上撰文宣傳民主，打擊蔣匪獨裁，由此獲罪蔣匪，被逮捕，關在重慶渣滓洞。一九四九年重慶解放前三日深夜，匪特頭子戴笠，指揮特務，先用卡賓槍向囚室內掃射，再入室分別射殺，最後縱火焚燒。死難的有優秀的共產黨員、民主人士，有進步的青年學生，有文化界、新聞界的愛國知識分子，共達三百餘人，白與即其中之一。

譙周：譙周是三國時人，家貧苦，好讀書，研究六經天文等。他曾經著有“法訓”“五經論”“古史考”“巴蜀異物志”等書，內中以“古史考”及“巴蜀異物志”兩書最有價值。他是一位優秀的歷史、地理學者。

五、土特產

絲 茧：

西蜀自蠶叢開國，即有蠶絲，西充雖屬偏隅，也不例外。本縣地屬山區，人多土

少，过去農民往往有凍餒之憂，因此除莊稼生產外，從事蠶絲生產者頗眾，家家有桑，家家養蠶，家家繅絲。西充的蠶絲，在咸、同間頗發達，在國際貿易上已有人來訪問。舊時繅絲用木車，繅出的絲較粗劣，謂之火絲，純是黃絲。其產銷分三個階段：第一，火絲的銷路：①是走成都供机房和綫繅使用；②是走水路運上海，供洋商購買，而洋商營是業者，大多是以彼國中的奢侈品和劣貨運來我國，掉去黃絲，運回國加工後，又來我國發賣，榨取利潤；③擇最好的絲，供本地織綢机房使用。第二，改良絲：是由三台裨農絲廠和合川第一蠶桑社的提倡而改良繅成的。雖仍用大車，但技術改進，絲亦勻淨。其銷路仍如火絲時代。第三，絲廠：先是廣安的廣合、南充的順合等絲廠來西充買蠶，後來西充自辦幾個絲廠買蠶繅絲，其絲直接運上海發賣。當時農村中亦有許多小車房進行繅絲，間亦有做揚返絲的。而一般蠶農，則認為繅火絲不如賣蠶合算，且減少許多麻煩，故樂於賣蠶而停止繅絲。

紅 苕：

原只有紅白二種，味甜可口，是農村主糧。後來又有內江苕、地瓜苕、蠻紅苕等，最後才有南瑞苕。舊時秧苕，是在春分清明間。苕秧長成，到立夏後遇雨便栽。苕秧要愈老愈好。西充山坡多，壩地少，山地宜於栽苕，而苕雖小而結的多，所以紅苕在西充是豐產食糧，人民一年中有七、八個月都要吃它，因此外縣人多把西充叫苕縣，把西充人叫苕倌。以實際情況說，過去西充一年不打谷都無妨礙，因無田的人佔有百分之八九十，而一年不栽苕則呈現飢荒。紅苕是西充的特產，但因舊的栽種法却太差，又只是靠天吃飯；今天種植改進，肥料增加，找到了大大增產的途徑，因此畝產平均達到了萬斤以上。

鹽：

西充系川北一產鹽區。解放前有鹽引、鹽課、鹽稅等名目以征斂於上，又有鹽官、稅官、緝私、关卡等機構以摧殘於下，層層剝削壓迫，使營是業者应付困難，疲於奔命。如遇井堵、井漏，往往有傾家蕩產之苦。其經若干風浪而仍存在者，則因系民食所需之故，過去西充的井，在西路的文井（現划在蓬溪）有一百五、六十眼井，滿雖咸而水少；在北路의 義興有一百四、五十眼井，其水中平；在槐樹、鳴龍有一百多眼井，東路的碾坪有一百多眼井，皆水廣而淡；在双和有五、六十眼井，又仁和、双鳳、會龍亦有幾十眼井。西充鹽井大部水淡，綜計全年約產鹽十萬担以上，除供本地人民食用外，其餘則運往舊順屬七縣銷售。

羅 底：

織羅底的以大全、古樓、仙林和鳴龍等場為最多。其銷路除本地使用外，另由小商

販運至安縣、綿竹和松、理、茂各山區發賣，亦有運云南發賣的。

張 綿：

西充出產絲繭，故發明張綿亦早。其做法是先將蛾茧、蛆茧、同宮茧煮熟，開成小弓，又將小弓重疊起來，開成大弓，晒干後即可代棉制衣、制被蓋。此物除供本地使用外，并運到成、渝，轉運至西藏、云南供少數民族使用。惟由黃茧制的張綿，顏色稍欠，後來用白茧所制，極為漂色。

土 布：

西充素為土布產區，農村絕大部分婦女皆長於紡織。土布大體分兩種：最好的叫穿布，三天可織一疋；次的叫賣布（又叫莊口布），一天可織一疋（六市丈）。其銷路大都是昭化、廣元、劍閣、青川、白水、磊壩等邊沿地區。我縣生產的土布，又以仁和、雙鳳、雙江、青獅、高院等場的為最好。

綢：

西充生產的綢子有長綢、寬綢、大綢、二綢、薄綢等名目。這可分三期說明：①起初只有長綢、寬綢兩種。長綢純做衣里；寬綢好的可穿，次的仍做衣里。它銷售成渝兩地和各大城市的綢緞鋪。織綢工業，是先由北區的鳴龍、槐樹兩場興起，幾乎家家戶戶都在織綢，每逢當場，場上即有綢市，從事賣綢，買絲。農忙時停機，農隙時又織，這是過去農村中的重要副業。②大綢、二綢：在滿清中葉，槐樹場就有機房辦大綢，貨銷成渝；繼後金山場亦有織大綢、二綢的機房，其貨銷南充和本地穿戶。③最後薄綢出來，銷路更廣，於是全縣各鄉村都有機房，如西北路的双鳳、仁和、鳴龍、槐樹，東路的古樓、紫岩、金泉、太平、興隆等場，都有綢市。其中以双鳳綢市為最大，每場可產銷一兩千匹之多。其銷路據說是云南、西藏等地，又說本省兵工廠和其他一些工廠均需此物。

獅子糕：

其原料是糯米粉、紅糖、芝蔴、蔴油等物，做出來甘脆而酥。外縣客人到西充試嘗後，都夸說西充獅子糕比大城市的撒騎馬、芙蓉糕還好。

紅苕麻糖：

西充勞動人民，每逢春節將到時，喜用紅苕熬糖。方法是把紅苕蒸爛、攪濫，再加麥芽水丁清，濾出滓渣，即下鍋開熬，收鍋時的火色要看穩。它可用以粘米花糖、包谷花糖和苕絲絲糖等。

血 皮：

以前凡喂年豬的人家，到宰豬那天，都要燙血皮。其辦法是用灰面、豆粉、豬血和

成一大盆，然後於大鍋中燙半熟成張，揭出後用刀截成三、四分寬的長片，晒干收藏，它是農村的食用美品。

六、民歌民謠

一二三四五：（諷懶漢）

一二三四五，叫我去打鼓；打鼓难得冲，叫我学端公；端公难安神，叫我学妇人；妇人难做鞋，叫我学秀才；秀才难教書，叫我学殺猪；殺猪难破肚，叫我学賣布；賣布难得站，叫我学賣飯；賣飯难得添，餓得懶人打偏偏。

青杠葉：（說明窮人無飯吃）

青杠葉，背背黃，提起書篋上書房。書篋擱在書桌上，想起想起哭一場，先生問我“哭啥子？”“又欠爹來又欠娘”，“欠你爹娘為那樣？”“他在家中沒米糧”。

地瓜根：（說明貧家貴飲食）

地瓜根，兩頭生，我是舅舅親外甥。我从舅舅當門過，舅舅請我上去坐，倒盃茶，冷冰冰；倒盃酒一丁丁；炒盤豆芽莫幾根。舅舅請我多吃點，舅娘一旁貼眼睛。

華堂：（說菜少客多）

華堂今日綺筵開，五素三蔬次第排，仔細菜從頭上過，殷勤酒向耳邊篩。可憐瘦子收兩膀，最恨肥軀佔半台，更有客來無坐處，主人拖椅半邊陪。

漁家樂：

春風鼓太和，春風鼓太和，鼓動了打漁人齊唱漁歌。忙忙把網拖，忙忙把網拖，拖起網來穩拿着舵。朝走東可，暮走西河，四面水云迎着我。低聲喚老婆，低聲喚老婆，撐過迴灘，趕上那魚窩。一网打着，打的魚兒不少，却也不多，剛剛夠着養活我們的父母公婆；剩下些兒，分与我弟弟哥哥；煞角來才輪到你和我。快活也么哥！快活也么哥！

紅鷄公：（形容貧家媳婦之難當）

紅鷄公，綠尾巴，上天去，使親家。使在那哈？使在馬家。馬家女兒會梳頭，一梳梳了半斤油，前面梳的油旋餅，後面梳的插花樓。插花樓上好搥面，搥根面兒象花綫，丟在鍋里堂堂轉，留在碗里花花旋。公一碗，婆一碗，悄悄給他留半碗，誰知他回來打破碗。

燕兒窩：（形容貧苦人家恥以粗糠供客）

燕兒窩，板板梭。糠大姐，炕模模，客來了，一倒鍋；客走了，揭開鍋，娘兒母子吃得梗喉嚨。

推磨磨：（說明貧家食米之難）

推磨磨，趕晌午，娃娃不吃菜豆腐，要吃白米罐罐羹，罐罐破了牛屎補。

大姐：（諍明農家樂）

大姐生得白悠悠，一兩頭髮四兩油。嫁在農家為媳婦，頭上就象棕角篦。雖然頭象棕角篦，兩口兒上山樂悠悠！

天上星星：（言媳婦難做）

天上星星排打排，劉家二姐帶信來，日做莊稼夜做鞋，一夜做了兩雙鞋。粗鞋穿起上山坡，細鞋穿起回娘屋。娘家不見使人愁，開開後門看石榴，石榴樹下一對鵝，拍去拍來叫公婆。公婆不吃油炒飯，要吃大河边水鴨蛋。

虹虹姪（即蜻蜓）：（言虐待婦女）

虹虹姪，油爪爪，哥哥回來打嫂嫂。嫂嫂哭，回娘屋；娘屋遠，打把傘，一風吹光光桿桿。

月亮婆婆：

月亮婆婆，月亮婆婆，沒割娃兒耳朵，娃娃許你個模模。吃半边，留半边，娃娃擱在枕头边，貓兒啣在灶門前，狗兒啣在院壩边，鴉鵲叫在柏樹巔，白鶴叨去丟在河中間。娃娃醒來哭又哭，望着月亮要餵餵。

中共西充县委办公室印

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